

# 為何美國對台戰略清晰才能一勞永逸

謝沛學

量化分析暨決策推演中心

## 壹、 回應美國對台戰略之辯

美國對台政策長期存在著「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與「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之辯。儘管「戰略模糊」是美國官方一貫的對台策略，亦為部份華府人士所讚揚，認為是維繫台海平衡的最佳方式。隨著美、中對抗在疫情爆發後持續升高，以及中國在南海、中印邊界、香港與新疆的獨斷行徑。近半年以來，美國國內呼籲檢討對台政策，支持轉向「戰略清晰」的聲浪有高於「戰略模糊」的趨勢。不僅國會展開一系列的立法行動，多名國安界人士與重量級學者紛紛在媒體和智庫發表看法，支持強化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以確保北京不會錯估形勢，企圖以武力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sup>1</sup> 唯反對者仍堅持，「戰略清晰」只會引發反效果，更有讓美國被捲入與中國全面開戰之慮。採取「戰略模糊」，方能讓台海雙方因為猜不透華盛頓的真實意圖，而不敢躁進。<sup>2</sup>

本文主張，「戰略模糊」的立論在今日的時空背景下，已經逐漸站不住腳。首先，美國對台策略，其本質是立基於嚇阻概念，即認為透過特定手段的操作（外交、軍事），能夠扼止台灣與中國採取冒險行徑，降低美國被捲入台海衝突的風險。然而，由核武對抗所延伸而來的嚇阻概念，假定行為者能夠對成本與效益進行理性計算。防衛方能否影響潛在進攻者對於成本效益的計算，進而成功阻止對方發動攻

---

<sup>1</sup> Richard Haass and David Sacks,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02,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american-support-taiwan-must-be-unambiguous>

<sup>2</sup> Bonnie Glaser, Michael Mazza, Michael Glennon Richard Sacks, and David Sacks, "Dire Straits: Should 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Be Ambiguo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4,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24/dire-straits>

勢，取決於「對攻擊進行反制的能力及意願」、「嚇阻訊息的傳達與接收」(signaling)，等要件。更進一步地講，嚇阻的可信度是能力加上意願的綜合函數，空有能力而無反擊意願，亦無法達成嚇阻進攻的效果。此外，防守方擁有的報復能力與意願必須清楚無誤的傳達給潛在進攻方，如公開軍演、武器測試等方式，以減少誤判的機會。<sup>3</sup>

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的不斷上升，增加了北京在第一島鏈挑戰美國的自信。「能力」作為嚇阻成功的要件之一，在台海的例子來看，已逐漸失去其作用。即便主張維持「戰略模糊」的葛來儀 (Bonnie Glaser) 與馬明漢 (Michael Mazza) 等人，亦不得不承認，中國軍力的急速上升，已經讓美國對中國的嚇阻不再那麼有效。<sup>4</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倘若華盛頓仍決定採取「戰略模糊」策略，最可能的結果，反而是讓北京相信華府沒有介入的意願，選擇鋌而走險，發動對台侵略。也就是說，「戰略模糊」策略將使得已經逐漸失去原有威懾力的美國對中嚇阻態勢，進一步瓦解。尤由甚者，防守者必須將「能力與意願」清楚無誤的傳達給潛在進攻方，且潛在進攻者還需要正確解讀防守者的意圖，嚇阻才能發揮真正的效用。「戰略模糊」只會將情勢判斷複雜化。當威懾能力下降，卻又認為嚇阻的成功必須取決於保持反擊意願的模糊，無異是緣木求魚。

其次，「戰略模糊論」者的一個主要觀點，即華府的明確承諾，等於是給台灣開了一張空白支票，將造成台灣政府採取法理台獨的冒進路線。這樣的論點，除了忽視我方近年來所秉持的理性不躁進的兩岸路線，以及台美雙方良好的互動管道。從嚇阻概念的角度來看，亦難以說服人。如果美方目的是為了阻止台北採取冒進的路線，也就是

---

<sup>3</sup> Stephen L. Quackenbush and Frank C. Zagare, "Modern Deterrence Theory: Research Trends, Policy Debates, and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Oxford Handbook*, May 2016.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935307.001.0001/oxfordhb-9780199935307-e-39>

<sup>4</sup> Bonnie Glaser, *ibid.*

把台灣方面視為對台海現狀的潛在進攻者，則華府更應該採取「戰略清晰」的政策，強調「只要台灣沒有單方面改變現狀，中國卻執意武力入侵，美國必定會介入」。這樣一來，不僅能給北京警訊不要輕舉妄動，也能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給台灣，即對於台灣採取冒險政策而引發的兩岸衝突，美國沒有義務與責任介入。把範圍與底線劃清楚，反而有利於各方的溝通。

再者，「戰略模糊論」者亦擔憂，在美中對峙升高之際，採取立場強硬的「戰略清晰」只會增加擦槍走火的機會。這種論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從來沒有放棄武力犯台。特別是自 96 年台海危機之後，中國便一直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 的能力。簡單地講，「戰略模糊論」錯誤的理解問題的本質。過去北京之所以沒有發動全面對台戰爭，並非因為華府「戰略模糊」策略奏效，而是自認實力不足以壓制介入衝突的美軍。相對於美國的模糊，北京的目標則是一貫的清晰，即透過「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將前來馳援的美軍阻絕在第一島鏈之外。

因此，本文認為，「戰略模糊」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策略。當美中冷戰的格局逐漸成形，解放軍亦急起直追與美軍的實力差距之際，必須採取「戰略清晰」減少各方誤判的機會。當然，正如嚇阻理論所展示，意願與能力缺一不可。華府除了明確表達協助台灣的承諾，還必須在嚇阻的能力上持續提升，並以適當的戰術手段部署與展示，方能發揮最大效用。因此，關鍵不在於是否採取「戰略清晰」，而是怎麼樣的「戰略清晰」才有效。

進入本文第二部份開始探討這個議題之前，必須先界定幾個關於「戰略清晰」的要素，以免討論過於發散。也就是在什麼條件下，美國必定會介入協助台灣進行防衛，以及美國將用什麼手段介入。關於前者，本文主張，「當中國單方面以武力破壞兩岸現狀，企圖軍事入

侵台灣時，美國必定會介入」。至於採取什麼手段，本文將討論兩種狀況，一是華府決定「直接出兵協防台灣」，另一種狀況是「用一切可能手段」。如此的設定，允許我們將對「戰略清晰」的討論，對應到美軍近年來奉行的「戰略上可預期、戰術上不可測」（strategically predictable but operationally unpredictable）的原則。本文認為，若華盛頓採取「將直接出兵協防台灣」的明確戰略目標，則在戰術手段上亦將清晰明確。相對地，如果美方決定「用一切可能手段介入」的戰略目標，在戰術手段上則以「不可測」的模式為主。

## 貳、 美方採取戰略目標與戰術手段都清晰

假定華盛頓聲明，只要是中國單方面以武力破壞現狀況，美國必定出兵協防台灣。我們可以合理推斷，華盛頓將採取「清楚明確」的戰術手段回應中國的侵略，方能支撐如此強硬的表態與承諾。至於何為「清楚明確的戰術手段」，我們或可從美軍近年來奉行的「戰術手段不可測」（operationally unpredictable）作逆向推導。根據美國國防部在《2018 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所揭示所謂的「戰術不可測」，係指己方在「武力部署、軍事態勢與行動」（force employment, military posture, and operations）上，讓敵人無法捉摸。<sup>5</sup>反映到美軍的實際作為，則以減少第一島鏈常態兵力部署，改為採取遠程精準打擊武力，從第二島鏈的關島乃至美國本土，對解放軍進行反制。因此，我們可以反向推論，倘若華盛頓決定採取「清楚明確的戰術手段」，則可能以增強第一島鏈常態兵力的方式，向北京傳達「不會退讓、就在第一島鏈反擊」的強硬訊息。例如，以隆納·雷根號航艦（USS Ronald Reagan CVN-76）為首的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共同巡弋第一島鏈的安排將常態化。並搭配可起降 F-35B 戰機的美利堅級

---

<sup>5</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America Class LHA*) 或胡蜂級 (*Wasp Class LHD*) 兩棲突擊艦，增加匿蹤打擊能力。

我們也可預期，美國將在第一島鏈部署射程可達 2,500 公里的陸基型戰斧 (BGM-109G Tomahawk) 中程巡弋飛彈，作為打擊解放軍的重要地面目標之用。<sup>6</sup>華盛頓也將敦促第一島鏈的重要盟邦與安全合作夥伴，加強自身的飛彈能力 (防空、反艦、制陸)。至於華盛頓是否會選擇重新駐軍台灣，如最新一期的美國陸軍《軍事評論》雙月刊所建議，派駐 4 個師與重裝備協防台灣。<sup>7</sup>由於台、美雙方尚無正式建交與共同防禦條約，更為可行的作法是採取美國自反恐戰爭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新型態部隊派遣模式 - 「安全合作據點 (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 CSL)」。<sup>8</sup>即事先由小規模的指管、情報、通信、後勤等領域人員，以文職專家的身份來台，針對共同作戰所需事項進行評估與協調。並搭配「預置部署」(prepositioning deployment) 的方式，將一部分作戰所需物資與裝卸工具，預先儲放在台灣南、北兩端的作戰要地附近。一旦戰事爆發，美軍相關人員再從日本輕裝出發趕赴台灣，進駐預先規劃好的作戰位置，啟封預存的軍備展開協同作戰。<sup>9</sup>

---

<sup>6</sup> Dylan Malyasov, "Pentagon aims to start production of 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s," *Defense Blog*, Aug 15, 2020. <https://defence-blog.com/news/pentagon-aims-to-start-production-of-ground-launched-cruise-missiles.html>

<sup>7</sup> Brain J. Dunn, "Drive Them into the Sea,"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20.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Journals/Military-Review/English-Edition-Archives/September-October-2020/Dunn-Drive-Into-Sea/>

<sup>8</sup> 「安全合作據點」最早係美國為了毒品戰爭，於 2000 年在荷屬安地列斯與薩爾瓦多設立的行動據點。由於在部署上極具彈性，且能作為後續軍事行動的前哨站，反恐戰爭期間美國陸續在各地建立了此種小型基地。US Southern Comm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s," <https://www.southcom.mil/Media/Special-Coverage/Cooperative-Security-Locations/>; David Vine, "The Lily-Pad Strategy: How the Pentagon Is Quietly Transforming Its Overseas Base Empire," *Huffpost*, Dec 06, 2017,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us-military-bases\\_b\\_1676006](https://www.huffpost.com/entry/us-military-bases_b_1676006)

<sup>9</sup> 五角大廈過去為了解決支撐快速反應全球危機所需的沉重後勤運輸負擔，建立了數個「海上預置艦中隊」(Maritime Prepositioning Ship Squadrons)，將作戰所需裝備與補給預先裝載於大型運輸艦上，部署在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附近。目前美軍擁有 2 個海上預置艦中隊，1 個在印度洋迪亞哥加西亞島基地，另一個在西太平洋的關島基地。<https://www.marinecorpstimes.com/news/your-marine-corps/2018/10/19/the-corps-must-change-how-it-gets-wartime-gear-to-the-fight-generals-say/>

## 一、以源頭打擊能力壓制解放軍地面重要目標

當上述要件成立，即使解放軍所戮力發展的「一體化聯合作戰」，以及「全方位、全時域、全空域」的登陸能量，到了 2025 年皆有一定成果，包括數艘可搭載大型氣墊登陸艇與近 30 架直升機的 075 型兩棲攻擊艦陸續服役，已具備「多層立體」的登陸能力，能以三棲多點出擊的方式，搭配空機降作戰，策應其登陸部隊，威脅我方的政經中樞。<sup>10</sup> 在我方與美方的協同作戰下，解放軍將難以奪取進行登陸戰所需的海、空優。台灣除了擁有世界密度第二高的防空火網，陸續籌獲的 AGM-88 「高速反輻射飛彈」(HARM)、射程可達 270 公里的 AGM-84H/K 「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SLAM-ER)、由 M14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MARS) 發射，射程可達 300 公里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ATACMS)，以及射程超過 1,000 公里的雄二 E 增程巡弋飛彈。<sup>11</sup> 若再加上美方所部署的戰斧中程巡弋飛彈，將大幅增加我方反擊中國大陸沿海第一線軍用基地和防空雷達的能力。解放軍企圖在開戰第一時間，以飛彈飽和攻擊摧毀我方的防空能力與重要軍事設施，將難上加難（如下方圖 1 所示）。

---

<sup>10</sup> 揭仲，〈共軍新兩棲攻擊艦改變登陸戰術〉，《風傳媒》，2019 年 10 月 4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784126?mode=whole>。

<sup>11</sup> 洪哲政，〈美可望售我增程陸攻飛彈 專家揭露一枚逾 300 萬美元〉，《聯合報》，2019 年 9 月 19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4872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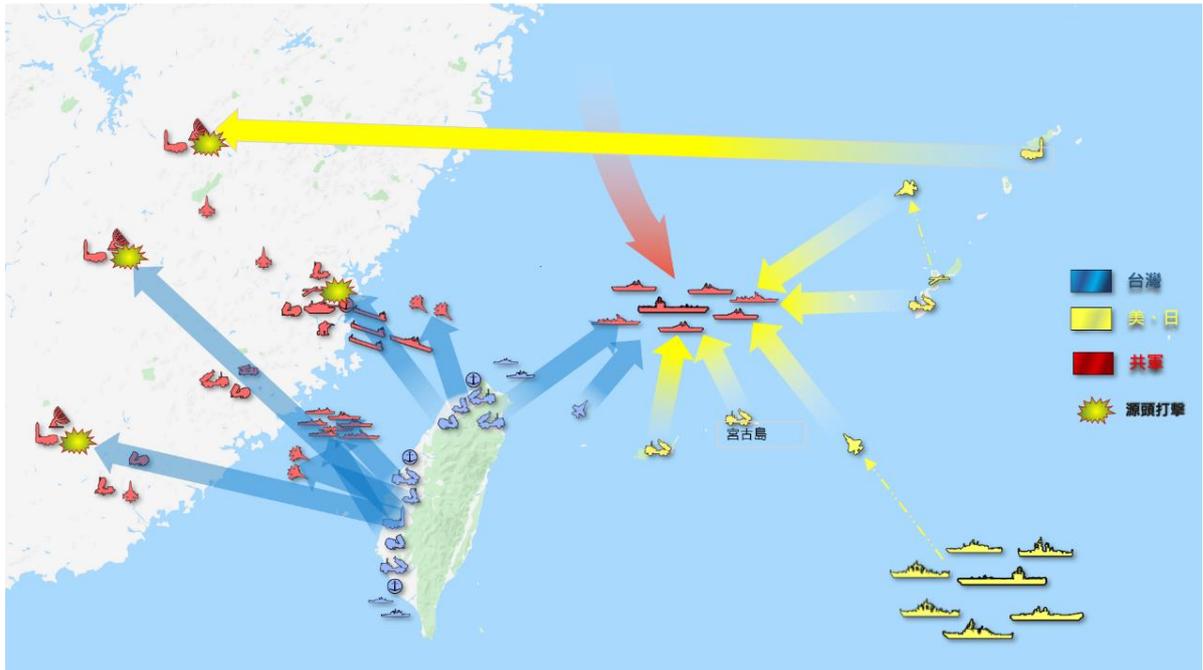


圖 1、台美於第一島鏈協同作戰擊退解放軍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 二、在第一島鏈獵殺解放軍艦隊

此外，我方本島北端部署的陸基魚叉飛彈，以及雄二與雄三反艦飛彈，其增程型皆可達 250 公里，日本亦沿著西南群島部署射程 400 公里的增程型 12 式飛彈機動部隊。若加再上我方 F-16V 所搭載的空射型魚叉飛彈、可由任一型 F-35 戰機掛載，射程達 500 公里以上的聯合打擊飛彈（Joint Strike Missile），以及日本空自 F-2 所配備，射程達 400 公里的改良型 ASM-3 超音速反艦飛彈，台、日之間的宮古水道將成為獵殺解放軍航艦戰鬥群的場域。<sup>12</sup> 我方本島南端部署的機動反艦飛彈，以及在菲律賓海警戒的美軍航艦戰鬥群，將壓縮共軍艦隊突穿巴士海峽的空間。解放軍透過兩航艦戰鬥群，經由南、北兩端（宮古水道、巴士海峽）壓制我戰力疏遷至東部的海、空軍，並對台灣進行海上封鎖的企圖，亦將為之挫敗。

<sup>12</sup> Tyler Rogoway, "Japan Buying Joint Strike Missiles For Its F-35As Is A Much Bigger Deal Than It Sounds," *The Drive*, March 13, 2019. <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26939/japan-buying-joint-strike-missiles-for-its-f-35as-is-a-much-bigger-deal-than-it-sounds>

此外，即便在沒有海、空優的條件下，解放軍仍執意進行登陸作戰。由於台灣海峽平均寬度僅 180 公里，部署於本島、澎湖與外島的機動反艦飛彈部隊，其射程能輕易涵蓋大部分海峽水域，重創解放軍登陸船團。而試圖策應登陸作戰的空機降特戰部隊，也在台、美地面部隊的合作之下，完全被殲滅。

### 參、 美方選擇戰略目標清晰但戰術手段不可測

華盛頓公開承諾，如果台北沒有單方面改變兩岸現狀，北京卻選擇武力犯台，美方將「用一切手段」介入。華府此處宣稱的「一切手段」，非僅軍事行動，亦可能包括外交、經濟制裁等選項。唯本文僅分析軍事層面的因應，即美方可能採取的戰術手段。當華盛頓表明所有的選項都可能時，代表美方希望保持在回應上的彈性。從軍事層面來看，「將用一切手段介入」的論點，亦符合美國國防部在《2018 國防戰略》中，揭示「戰略上可預期、戰術上不可測」的原則。<sup>13</sup>

儘管增強第一島鏈常態部署能向北京釋放更強硬的訊息，由於近年來中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不斷上升，美軍在第一島鏈的行動已成為解放軍的重點打擊對象，即便位處於第二島鏈的關島基地，亦面臨中、長程飛彈的威脅。如果拉大距離，將關鍵軍事力量往防護更為完備的本土收攏，同時展示在短時間內有能力從本土或海外選定的地點向第一島鏈投射軍力。如此能大幅提高部隊的生存能力，並增加美軍行動的不可預知性，給對手施加更大的壓力。

因此，在「戰術手段上不可測」的原則下，於第一島鏈投入大規模部隊與中國對抗並非五角大廈的優先選項。而是採取「化整為零」的分散式部署，減少在第一島鏈的大型、集中的常態兵力配置，讓美軍能夠從整個印太地區的任何一處，向第一島鏈發起攻勢。如有必要，

---

<sup>13</sup> Our strength and integrated actions with allies will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deterring aggression, but our dynamic force employment, military posture, and operations must introduce unpredictability to adversary decision-makers.

甚至能夠在不利的戰場環境，以小規模部隊迅速在對手的區域拒止防線上打開數個破口，讓後續友方的兵力得以進入衝突地帶，逼迫對手進行決戰。競爭對手則必須面臨從遠處、四面八方而來的威脅。要用什麼手段、在那裡開戰，都由美國決定。

### 一、以機動的遠程精準打擊能力反制共軍區域拒止威脅

幾個技術上的突破與作戰概念革新，支撐了五角大廈朝向「戰術手段上不可測」的轉變。首先，於 2018 年開始量產服役的 AGM-158C 遠程反艦飛彈，其匿蹤的特性與超過 900 公里的射程，除了彌補魚叉飛彈生存能力與射程不足問題，更具備獨立辨識高價值目標的能力。<sup>14</sup>AGM-158C 的出現，讓原本面臨除役壓力的 B-1B「槍騎兵」轟炸機找到了新的舞台。此款可低空高速飛行的戰略轟炸機，搭配匿蹤遠程反艦飛彈，將是敵方艦隊的夢魘。一架 B-1B 可掛載 24 枚 AGM-158C，美空軍通常由兩架 B-1B 搭配共同執行作戰任務，則每次出擊可投射 48 枚 AGM-158C。若以兩枚飛彈攻擊一艘敵方船艦的比例來計算，足以重創敵方整個艦隊。<sup>15</sup>

近期美軍不斷向印太地區一些過去少見的或從未部署過的地點派遣轟炸機，便是為了演練從美國本土長途奔襲第一島鏈，熟悉此種新的作戰模式。例如今年 4 月 30 日，一組 2 架 B-1B 轟炸機從南達科他州埃爾斯沃思空軍基地（Ellsworth Air Force Base）出發前往南海執行任務，往返全程共耗時 33 小時。此次演練任務向盟友與潛在競爭對手送出一個清楚且強硬的訊息，即如果需要，位於美國本土的戰略打擊武力可以在約 15-6 個小時抵達印太衝突熱點地區的上空。<sup>16</sup>

---

<sup>14</sup> Sebastien Roblin, “Why the Navy's New LRASM Missile Would Be a Real Ship-Killer”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28,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why-navys-new-lras-missile-would-be-real-ship-killer-128032>

<sup>15</sup> Xavier Vavasseur, “Next-Generation Anti-Ship Missile Achieves Operational Capability with Super Hornets,” *USNI News*, December 19, 2019. <https://news.usni.org/2019/12/19/next-generation-anti-ship-missile-achieves-operational-capability-with-super-hornets>

<sup>16</sup> News Center Staff, “Ellsworth B-1B Lancers fly 33-hour round-trip sortie to South China Sea,” *MSNBC*, April 30, 2020. <https://www.newscenter1.tv/ellsworth-b-1b-lancers-fly-33-hour-round-trip->

再者，由於近來強調具備在所有作戰領域同時對敵人進行打擊的能力，美陸軍與海軍陸戰隊分別針對自身軍力結構進行改革與調整。陸軍體認到未來必須以較現行編制規模更小的分隊，在更廣的範圍進行分散式作戰。因此，籌建了一支約 1500 人左右的「多領域特遣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s, MDTF)，正在印太戰區測試與演練如何突破競爭對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策略。此種配備長程精確打擊武器與防空單位的小股部隊，具有優異的「情報、資訊、網路、電戰」能力，足以在多個領域獨立作戰，發揮現行 4000 人規模部隊的作戰效益。並能在劣勢的戰場環境，沒有額外補給的條件下，進行長達 7 天的獨立作戰行動。<sup>17</sup>

海軍陸戰隊則是透過打造具備高度機動、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的小型但高效的「濱海戰鬥團」(Marine Littoral Regiments)，重建陸戰隊在島嶼防禦與爭奪上的能力，同時進行制海、陸、空的多重領域打擊。依照美陸戰隊指揮官的改革計畫，「濱海戰鬥團」將以濱海戰鬥艦、突襲快艇搭配無人載具，快速在選定的島嶼、島礁間進行突襲、壓制、攻佔，並迅速撤離之機動作戰。其目的在於將對手領域週邊的一連串島嶼、島礁，改造成具備機場、加油站、反艦飛彈陣地等的簡易基地。<sup>18</sup>不論是陸軍的「多領域特遣隊」，亦或陸戰隊的「濱海戰鬥團」，皆希望透過具備制海、陸、空能力的小規模部隊，迅速在對手的區域拒止防線上打開數個破口，給對手造成疲於奔命的多重壓力，並協助海、空軍擴大戰果，重創來襲的敵方主力。

---

sortie-to-south-china-sea/

<sup>17</sup> Sean Kimmons, "Army to build three Multi-Domain Task Forces using lessons from pilot," *Army News Service*, October 15, 2019. [https://www.army.mil/article/228393/army\\_to\\_build\\_three\\_multi\\_domain\\_task\\_forces\\_using\\_lessons\\_from\\_pilot](https://www.army.mil/article/228393/army_to_build_three_multi_domain_task_forces_using_lessons_from_pilot)

<sup>18</sup> Shawn Snow, "New Marine Littoral Regiment, designed to fight in contested maritime environment, coming to Hawaii," *Marine Corps Times*, May 14, 2020. <https://www.marinecorpstimes.com/news/your-marine-corps/2020/05/14/new-marine-littoral-regiment-designed-to-fight-in-contested-maritime-environment-coming-to-hawaii/>.

## 二、戰術不可測創造更多台美協同作戰的想像空間

當華盛頓計劃以「戰術手段上不可測」，來支撐其「對台的戰略清晰」，作為美國「實質」(de-facto) 安全合作夥伴的台灣，則必須大幅強化自身的不對稱戰力，以及情監偵能力。畢竟我方無法進行如美方朝第二島鏈收攏主力的調整，必須在第一島鏈正面迎擊可能的入侵。唯有持續強化防禦韌性，以及與美方在情資與目獲上展開積極合作，方能為華盛頓的策略創造更多成功執行的空間。故近期我方規劃籌獲，射程可達 270 公里的 AGM-84K SLAM-ER 空對地飛彈，以及射程達到 250 公里以上的岸射魚叉飛彈（兼具反艦及攻陸性能），還有 HIMARS 多管火箭系統。搭配能滯空 40 小時以上的 MQ-9B 無人機，若美方一併提供專用的衛星通訊頻道，將可大幅增強 MQ-9B 的飛行與監偵範圍，對我方發展遠距離精準攻擊戰力極為有利。

當上述要件成立，也因為美國可用的手段與出發地點變多，在軍事反制中國上有更多的方案，也更符合不可測的意涵。首先，如圖 2 所示，一旦北京單方面破壞現狀，發動對台戰爭。華盛頓可以在戰事爆發初期，利用多領域特遣隊或陸戰隊的濱海戰鬥團，快速將陸基機動飛彈與火箭送上臺灣周邊小島，如蘭嶼、綠島、東沙，甚至巴士海峽上的巴丹群島，防止共軍艦隊突穿至台灣東部海域進行封鎖，並打擊移轉至東部進行戰力防護之台灣海、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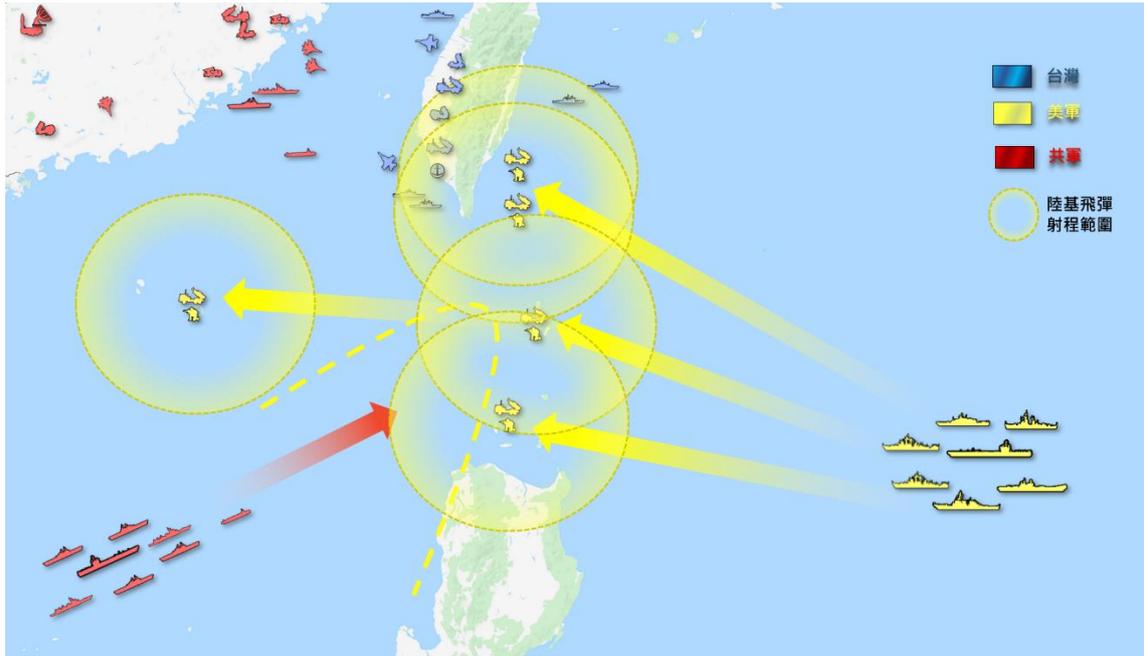


圖 2、美軍機動奪島建立反艦飛彈陣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其次，倘若解放軍利用大規模演習之名，將兩個航艦戰鬥群分別開赴台灣南、北海域之際，趁機發動對台侵略，壓縮我空軍與海軍往東部移轉進行戰力防護，並進一步封鎖台灣海域。則美軍可趁解放軍與我軍交戰之際，派遣從美國本土與印度洋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基地出發的 B-1B 戰略轟炸機，分赴台灣東部海域與南海，共軍射程範圍外，以 AGM-158C 狙擊共軍航艦、重要作戰船艦等，減輕共軍封鎖台灣本島的壓力。台灣則可以利用 MQ-9B 無人機等載台，提供前線情資分享，協助美軍實施遠程精準打擊。台軍則在解放軍航艦戰鬥群企圖通過宮古水道與巴士海峽，逃回母港進行修整之際，利用機動的岸射魚叉、雄二與雄三等反艦飛彈，以及 HIMARS 多管火箭系統，進一步對竄逃的共軍艦隊予以重創（見下方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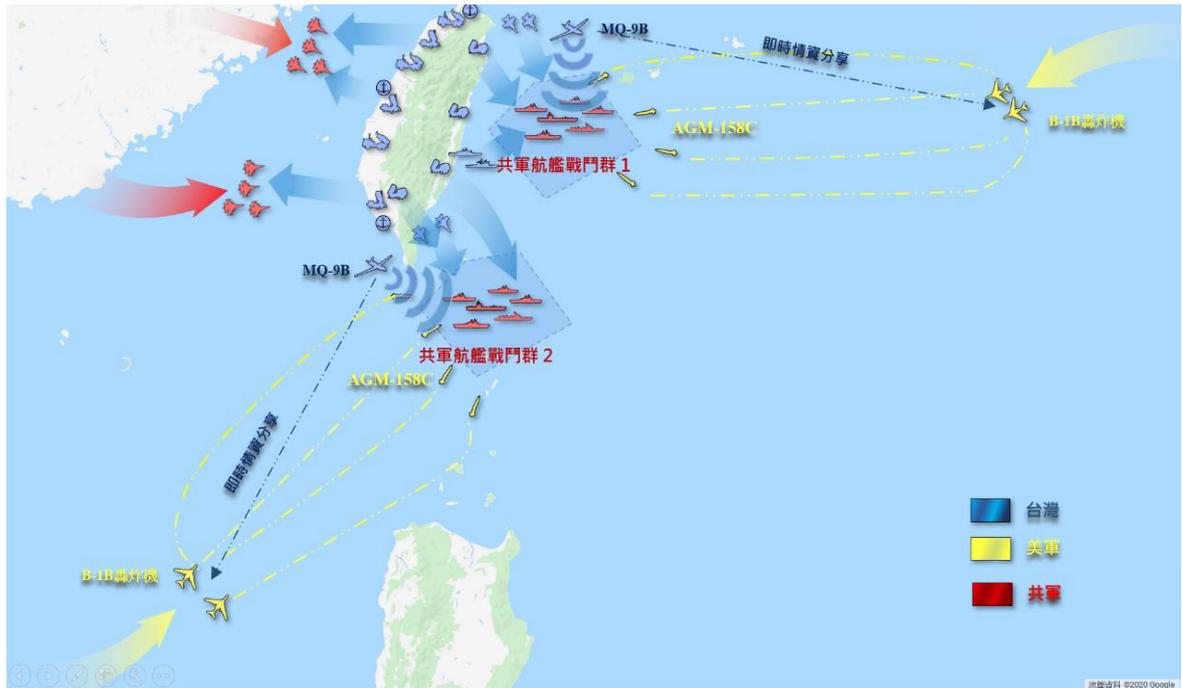


圖 3、美軍 B-1B 轟炸機遠程狙擊共軍艦隊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再者，美方亦可視情況而定，選擇不直接與共軍交戰，但提供我方 C4ISR 即時情資分享與空中加油的協助。例如，戰事初期，解放軍艦隊尚未能繞至台灣東部海域之際，我方加掛適型油箱的 F-16V，直奔關島安德森基地，掛載 AGM-158C 遠程反艦飛彈。再與美軍的 KC-135 空中加油機搭配，趕赴台灣東部海域，共軍射程範圍外待命，視時機狙擊共軍航艦、重要作戰船艦與登陸船團。畢竟，在戰場上，看得到才能打得到。特別是隨著新型態作戰概念對 C4ISR 以及共同作戰圖像的強調，美方若能開通資料鏈，即時分享由空軍的 E-8C 電偵指揮機、陸軍 ARTEMIS 偵察機，或是海軍 P-8A 巡邏機所搜集的戰場情資，亦將產生可觀的作戰效益與威攝力（見下方圖 4）。<sup>19</sup>

<sup>19</sup> Arun Matthew, "U.S. Army Deploys its New ARTEMIS ISR Aircraft to Indo-Pacific Region," *DefPost*, August 14, 2000. <https://defpost.com/u-s-army-deploys-its-new-artemis-isr-aircraft-to-indo-pacific-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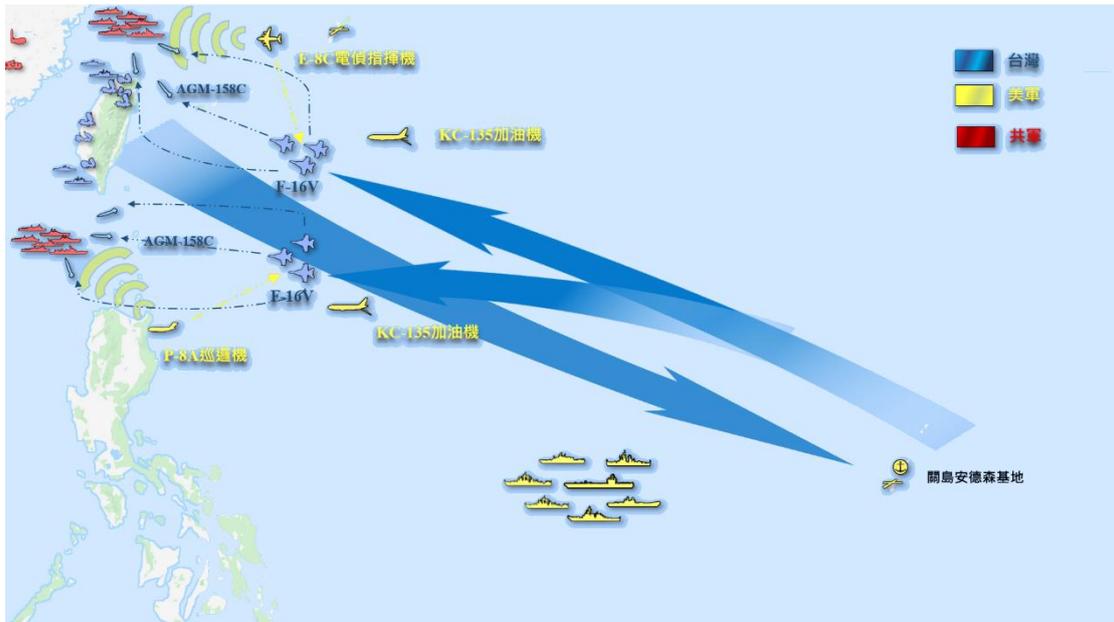


圖 4、台美合作對共軍進行遠程精準打擊示意圖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製圖

最後，如下方圖五所示，在「戰術手段上不可測」的原則下，美方亦可能不提供上述協助，而是選擇以三個航艦戰鬥群分別在台灣北部、東部海域及南海巡弋警戒，讓解放軍必須分散兵力提防來自美軍可能的打擊，甚至適時對共軍機、艦進行電戰干擾，以減輕台灣在防守上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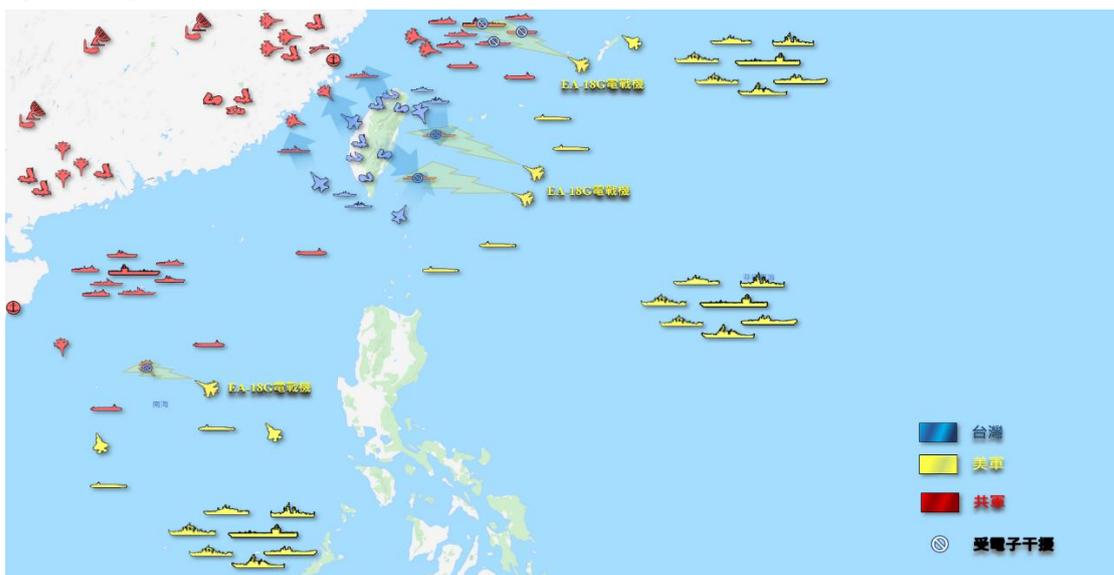


圖 5、美軍以武力展示牽制共軍兵力示意圖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製圖

## 肆、 結語：現階段最可行的方案是「戰略清晰但戰術不可測」

綜合上述討論，儘管「戰略目標與戰術手段都清晰」方案，有機會透過台、美、日三方通力合作下，在第一島鏈重創解放軍。但該方案最大的爭議在於，美方的軍事行動將失去彈性及迴旋空間。並且在解放軍的導彈攻勢下，可以預期，美、日三方都將付出一定程度的傷亡。此種方案是否能獲得美、日國內民意的支持，還有待商榷。此外，我方與美國尚無正式建交與共同協防條約，雙方缺乏聯合作戰演訓經驗，彼此在作戰準則上亦不統一。因此，在緊急事態下，臨時進行地面部隊的協同作戰，是否能發揮應有的作戰效益，還有待觀察。

至於另一個方案，「戰略清晰但戰術不可測」，以現階段的條件來看，比較合理與可行。畢竟「戰略目標可測但戰術手段不可測」，是美軍近年來大力奉行的建軍與作戰原則。此種方案之下，美軍有多種用來協助台灣反制解放軍的手段。特別是透過「戰場情資分享」與「遠程精準打擊」上的合作，所產生的威懾力與打擊效果，不亞於大規模美軍開赴第一島鏈。更重要的是，「戰略清晰但戰術不可測」方案，因為減少第一島鏈的常態部署，改以遠程精準打擊為主，美軍預期的直接傷亡會明顯少於第一個方案，也降低華府出手介入的阻力。

本文作者謝沛學為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政治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量化分析與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

# Why Strategic Clarity towards Taiwan by the United States Can Put Things Right Once and for All

*Pei-Shiue Hsieh*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 **Abstract**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debate between strategic clarity and strategic ambiguity. Washington'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is, in essence, based on deterrence. The credibility of deterrence is the generalized function of capability plus willingness and must be clearly conveyed to the potential attacker. As China's military power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capabili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deterrence has gradually lost its effect. Continuing to adopt strategic ambiguity will make situation judgment more complex.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US, as well as adopting strategic clarity to reduce the opportunity for misjudgment by all sides, must also continue to increase deterrence capability and deploy and display through suitable tactical means to achieve maximum effect. This paper advocates mobile long-distance precision attack capability to give the US military tactical deployment flexibi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to maximize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Washington's strategic clarity.